

简便易行、毋须辨证、安全有效的防治方法；对血液流变学有较好的调整作用^[4]；对体虚易感者有较好的免疫调节作用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罗本华, 邓柏颖. “凡十一脏, 皆取决于胆”别释[J]. 中医药学刊, 2002, 1: 82.

[2] 邓柏颖, 谢感共, 罗本华, 等. 功能保健灸对中风先兆即时与近期血压影响的初步观察[J].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02, 26(4): 267.

[3] 邓柏颖, 谢感共, 罗本华. 功能保健灸治疗高血脂 48 例疗效观察[J]. 新中医, 2003, 33(12): 731.

[4] 邓柏颖, 谢感共, 罗敏然. 化脓灸对中风先兆及其全血黏度、血脂近期影响的观察[J]. 中国针灸, 2003, 23(12): 731.

安宫牛黄丸在皮肤科临床应用举隅

刘旖旎, 林少健, 眭道顺

(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, 广东 广州 510405)

关键词: 安宫牛黄丸; 疑难重症

中图分类号: R275.9 **文献标识码:** C **文章编号:** 1008-0805(2007)05-1211-01

安宫牛黄丸,出自吴鞠通先生所著《温病条辨》,是“芳香化秽浊而利诸窍,咸寒保肾水而安心体,苦寒通火腑而泻心用之名方,兼治飞尸卒厥,五疔中恶,大人小儿痉厥之因于热者”。后人认为安宫牛黄丸最善于清热豁痰,开窍醒神,属中医“凉开三宝”之首,临床应用范围很广,常用于热入心包,神昏闭窍之危症的抢救,并且由传统的内科危急重症扩展、渗透到临床各科疾病,其中既有危急重症,又有疑难杂症,还有一般病症。笔者仅就皮肤科临床运用安宫牛黄丸所治之疑难重症病例,略举一二。

1 重症药疹

男,47岁,2006-07-15因“全身泛发红斑,双下肢红肿糜烂 1 周”入院。缘患者有银屑病病史 3 年,经当地中医治疗,皮疹控制尚可,20 d 前误服灰黄霉素(用量不详)治疗银屑病,1 周前全身红斑逐渐增多,双小腿伸侧红肿、水疱、糜烂、渗液,为系统治疗求治于我科。入院时症见:神清,精神疲倦,时有嗜睡,发热,无恶寒,面部红肿,口唇发绀,干燥疼痛,张口困难,全身泛发水肿性红斑,境界清楚,中心色紫暗,压之不褪,部分融合成片,丘疹,部分上覆鳞屑,双手、足掌紫红色斑,干燥脱屑,有肿胀感,握手困难。双小腿胫侧红肿,糜烂伴疼痛,全身瘙痒,舌绛,苔光剥,脉细数。既往史:2 型糖尿病 1 年,乙肝病史 6 年。查:T37.6, P 96 次/min, R 22 次/min, BP 138/92 mmHg, GLU 11.16 mmol/L, GGT 90 u/L, AST 54 u/L; HBsAg(+), HBeAg(+), HBcAb(+). 中医诊断:药毒疹(毒热伤阴证);白疔(血热风盛证);消渴病(中消)。西医诊断:药疹(重症多形性红斑型);寻常型银屑病;2 型糖尿病;病毒性肝炎。本病因素体阴虚血热,又加误用药物,致使血热炽盛,外出则发斑,秽浊之气上蒸清窍,则有昏蒙之势。治予清热解毒、滋阴生津之方内服。并急投安宫牛黄丸,日一枚,分两次凉水送服,连服 5 d。同时辅以抗组胺、抗生素及血糖控制药物。服药 1 d 体温降为正常,神志清,口唇及手足肿胀感明显减轻,大便日两次。五枚服完,面部红肿消褪,口唇颜色恢复正常,张口不受限,全身无新发皮疹,原有皮疹明显消退,遗留色素沉着,微痒。继续以抗组胺药物、免疫球蛋白营养支持及中医汤剂调养,再治疗两周后痊愈出院。出院一月后复诊,色素沉着完全消退,原有之银屑病、糖尿病、肝功能均较发病前好转。

按:重症多形性红斑药疹,为重型药疹之一,病情凶险,可致死亡。本病属中医学“药毒疹”范畴,其病机为秉性不耐,误食刚剂热药,内有热邪蕴蓄肌腠,外有火毒内攻,两阳相搏,火势更炽,肌肤可透发斑疹,邪热入血,燔灼阴津,津液内耗,肌肤失养,可见皮肤脱屑如云片,或见大疱,破津渗水。治宜滋阴生津、清热解毒。急则治其标,当予安宫牛黄丸清热开窍控制病情以争取治疗时间。

2 红皮病型银屑病

男,34岁,2006-05-29因“反复全身弥漫性红斑、鳞屑 10 年

余,加重 10 d”入院。患者十年来全身反复出现红斑、丘疹、上覆鳞屑,伴瘙痒,诊断为“银屑病”,曾服用多种中药、西药并外用多种药膏,病情未见缓解。近十天来,出现全身弥漫性潮红浸润,发热,并出现下肢肿胀,关节痛,不能行走,从急诊由轮椅接入我科。入院时症见:神志清,精神疲倦,发热,全身弥漫性潮红浸润,表面有大量麸皮样鳞屑,伴瘙痒。双下肢水肿,疼痛。舌红绛,苔黄腻,脉弦数。查:T38.6,皮肤干燥,全身弥漫潮红浸润,表面有大量麸皮样鳞屑,在弥漫潮红皮损间见片状正常“皮岛”。头皮见大量鳞屑,束状发,指甲受累浑浊变形。双下肢非凹陷性水肿,以足踝及足背部为甚。中医诊断:白疔(热毒伤阴证);西医诊断:红皮病型银屑病。治以清热解毒、凉血滋阴之方药,并予安宫牛黄丸 1 次/d,连服 3 d,同时给予雷公藤多苷、抗生素及营养支持,外用 5% 硫磺膏。服药 3 d,体温正常,弥漫性红斑减退,无新发皮疹,原有皮疹变薄,下肢水肿消失。再予中药汤剂 2 周,皮疹基本控制,行走自如出院。两月后复诊,皮疹无明显反复,可正常生活。

按:红皮病型银屑病,常因治疗不当引起。本病属中医学“白疔”范畴,其病机为毒热伤营证。本证多因日久燥邪伤营,兼以误用药物,毒热入营,蒸灼肌肤,气血两燔,伤阴耗液而成。故病发急骤,迅速波及全身。治以凉营滋阴,清热解毒。本例辨证属火毒炽盛,急投安宫牛黄丸,取其清热醒神之效。

3 体会

安宫牛黄丸为治疗热厥证病势重笃的高效成方,可力挽其势,化险为夷。《温病条辨》中指出“方中牛黄得日月之精,通心主之神。犀角主治百毒,邪鬼瘴气。真珠得太阴之精而通神明,合犀角补水救火。郁金香之香,梅片木之香,雄黄石之香,麝香乃精血之香,合四香以为用,使闭固之邪热温毒深在厥阴之分者,一齐从内透出,而邪秽自消,神明可复也,黄连泻心火,栀子泻心与三焦之火,黄芩泻胆、肺之火,使邪火随诸香一齐俱散也。朱砂补心体,泻心用,合金箔坠痰而镇固,再合真珠、犀角为督战之主帅也”。其服用方法为“脉虚者人参汤下,脉实者银花、薄荷汤下,每服一丸;大人病重体实者,日再服,甚至日三服;小儿服半丸,不知再服半丸”。

本文所引病例,常规治疗均需大剂量皮质类固醇激素类药物加以控制病情,然病例 1 中,患者病情复杂,糖尿病、病毒性肝炎均为激素慎用;病例 2 中,患者曾因激素治疗,致使病情加重。两例中大胆运用安宫牛黄丸以清热解毒,对截断病情发展,缩短病程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

在临床中安宫牛黄丸不仅对热(火)毒炽盛伴有神昏者可用,对神识清楚甚至无发热者,只要辨证属热(火)毒炽盛即可投之。以安宫牛黄丸治疗疑难杂症,在病机方面都突出一个“热”字,以有是证用是方,中病即止为宗旨。但安宫牛黄丸毕竟为急则治标之品,在皮肤科用安宫牛黄丸救治危重病人时,为适应复杂病情和控制病情的变化,应适当配合其他药物和治疗措施,并以它药善其后。

收稿日期:2006-10-23; 修订日期:2006-12-31